

人鏡陽秋卷十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孝部

致死類

無無居士曰事親者服勤致死在禮有之然非徒死之難顧所以死何如爾彼死難死也死讒死也等死爾與貽父以殺子之名寧蹈難以全父者斯愈乎嘗取贖之曰身與親俱全者上也激而傷生果合禮不希共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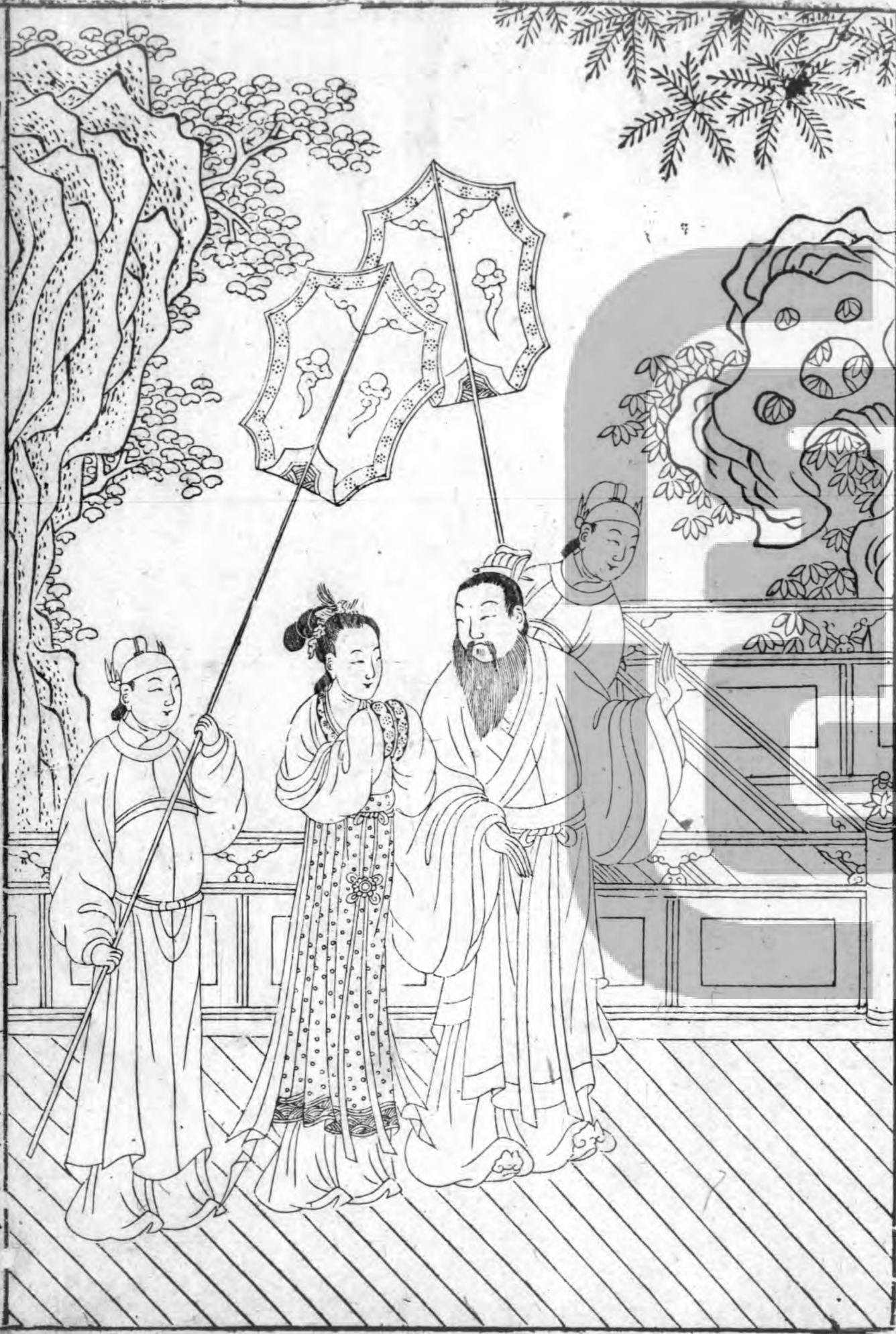


尹伯奇

尹伯奇周鄉士尹吉甫子也事後母甚孝無衣  
無履履霜挽車母嘗取蜂去毒繫白衣上伯奇  
見之進前欲為母去之母大呼曰伯奇牽我衣  
吉甫以是見疑而逐乃編芟荷以為衣采檉花  
以為食清朝履霜援琴而歌曰履朝霜兮採晨  
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息別離兮摧肺肝  
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沒不同兮恩有偏誰能  
流顧兮知我冤曲終投河而死

無無居士曰綴蜂之疑流恨千古啟後代之  
讒端令孝子撫膺飲痛縮舌而莫之白也噫  
顧吉甫賢父也乃猶若是况頑而溺愛者乎  
余誦履霜之操而訝繼母之螫甚于蜂尾也  
幾推琴而劈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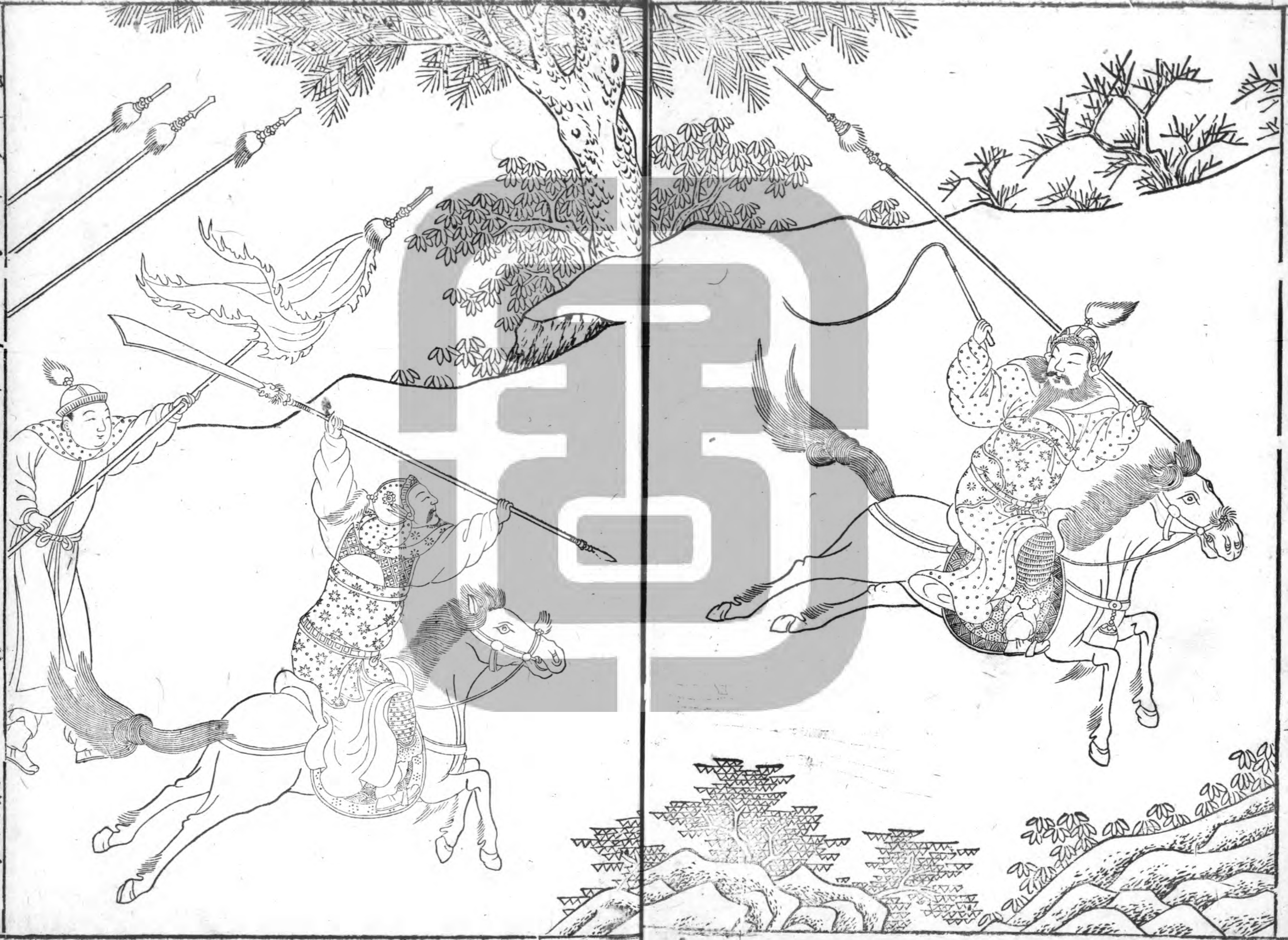




申生

春秋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伐驪戎得戎女  
立為驪姬生子奚齊有寵欲立奚齊為太子諸  
公使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城公子夷吾  
居屈驪姬欲害太子申生使謂太子曰君夢齊  
姜汝必速祭之太子遂祭之於曲沃歸胙於公  
公田姬寘諸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地地墳  
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子  
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居不安食不飽我  
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遂縊死于新城  
無無居士曰申生之待烹豈以獲戾於親無  
所逃於天地間耶不然也亦以君安驪姬恐  
傷厥考心故爾惟一死則姬之謀遂謀遂則  
承君寵者不衰而君心愈安矣此申生就死  
意也何暇他計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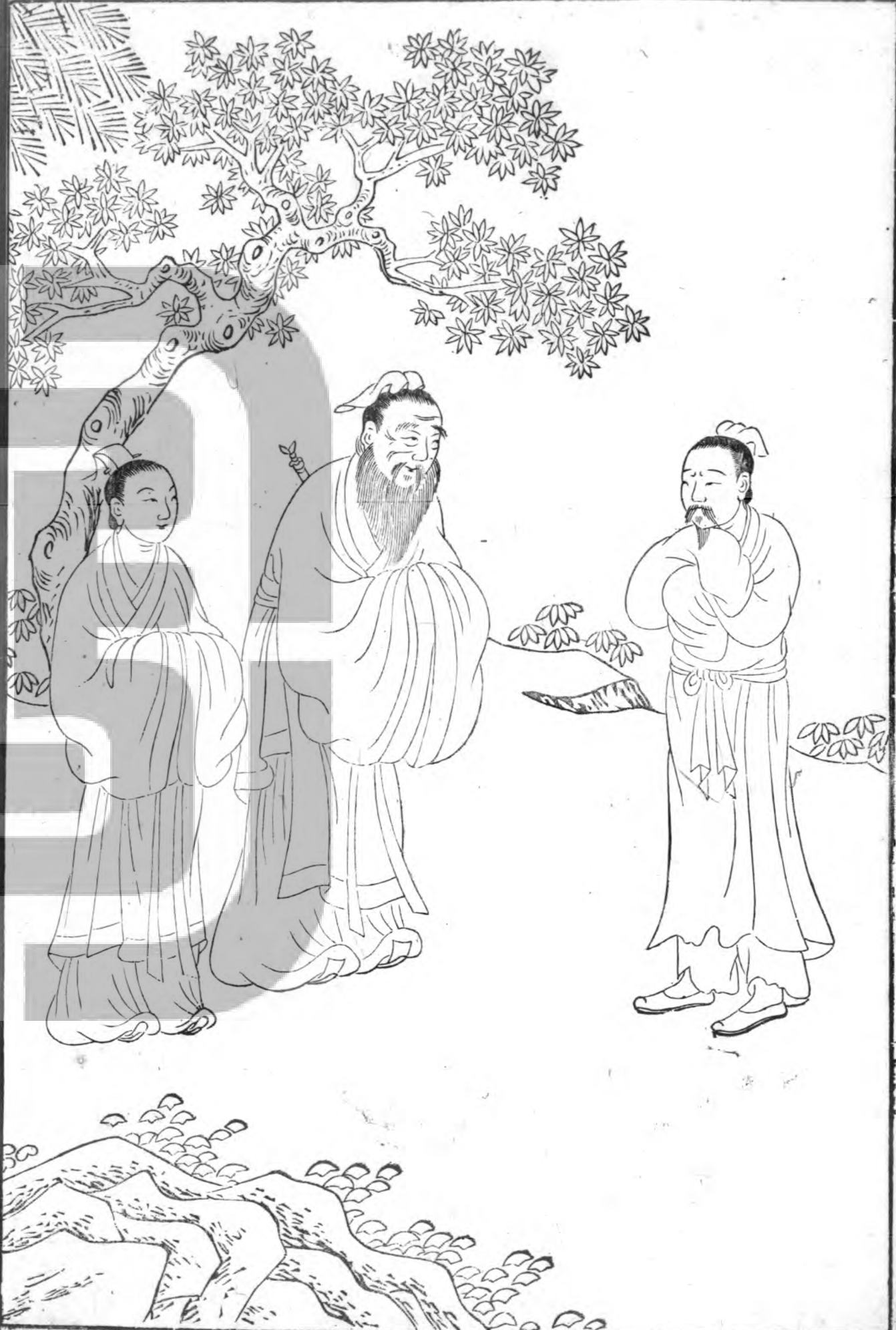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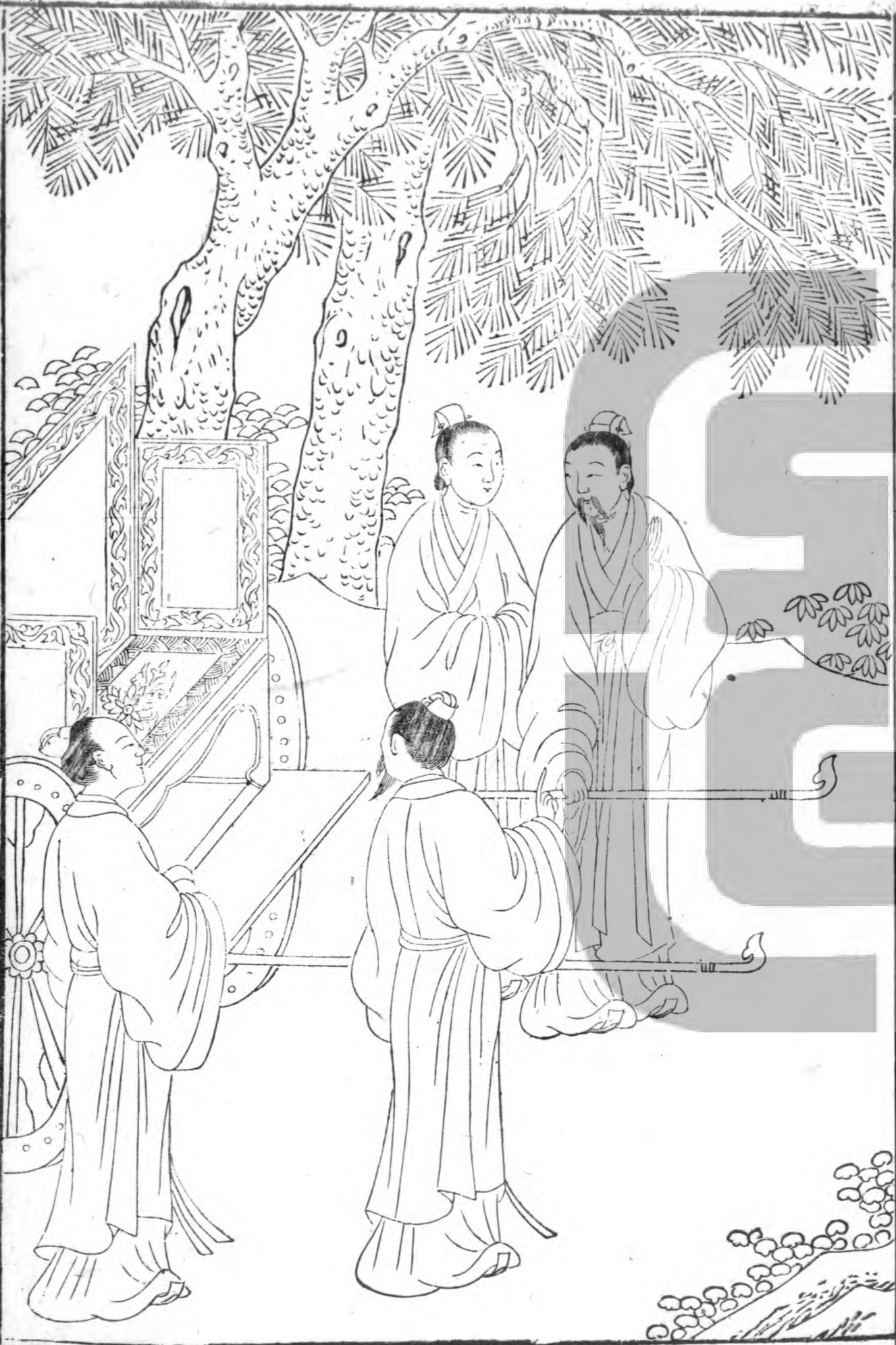


卞莊子

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令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令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無無居士曰勇者重其死為身有所係也昧者不知而薄之且不知所以用其勇矣夫親而在則身者親之身也舉親之身而輕用其勇如親何故卞莊子以三北之恥塞於親沒之後者為親而蒙恥也孝矣卞莊知所重矣惜也奔敵而死豈誠為不知己者詬厲耶亦過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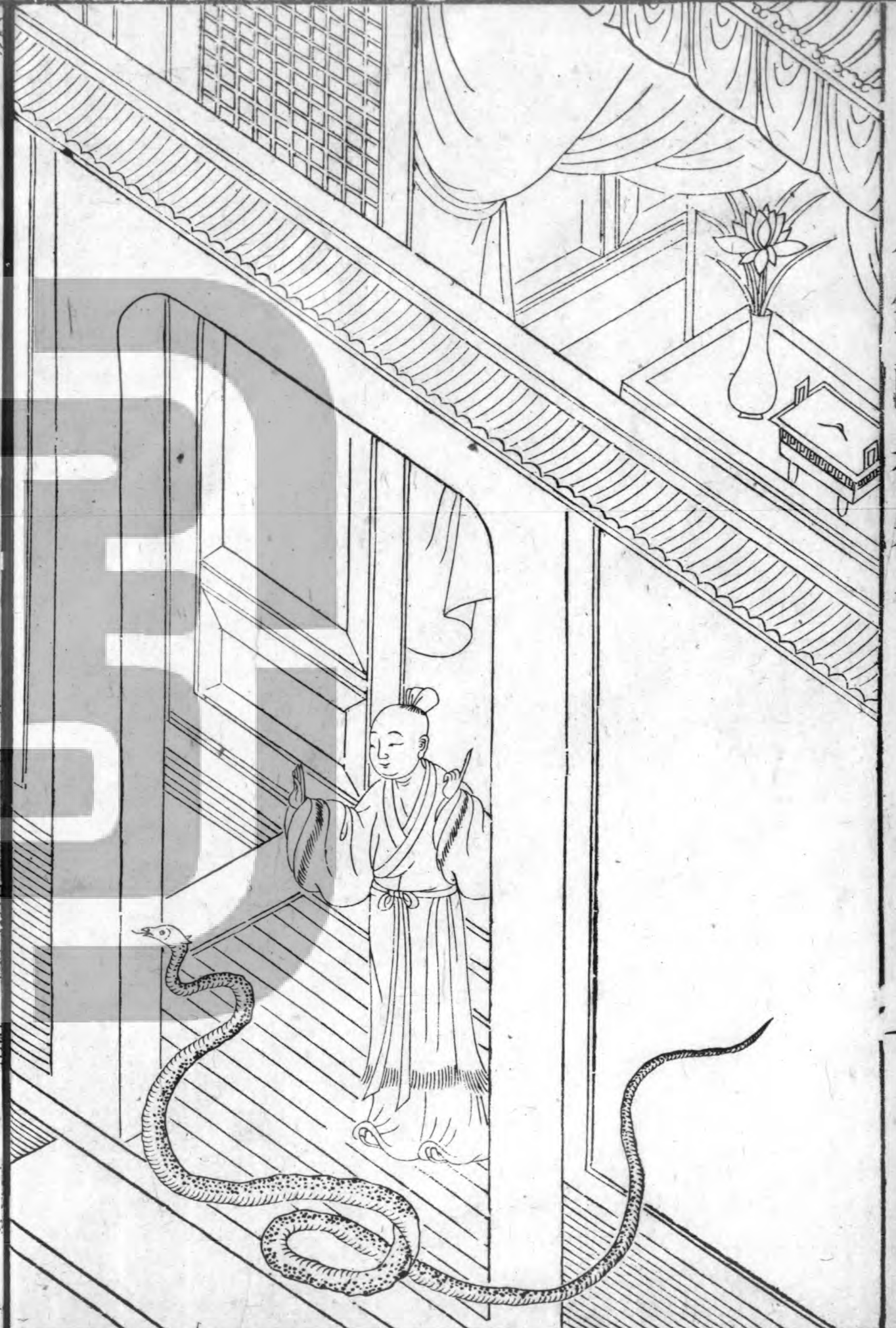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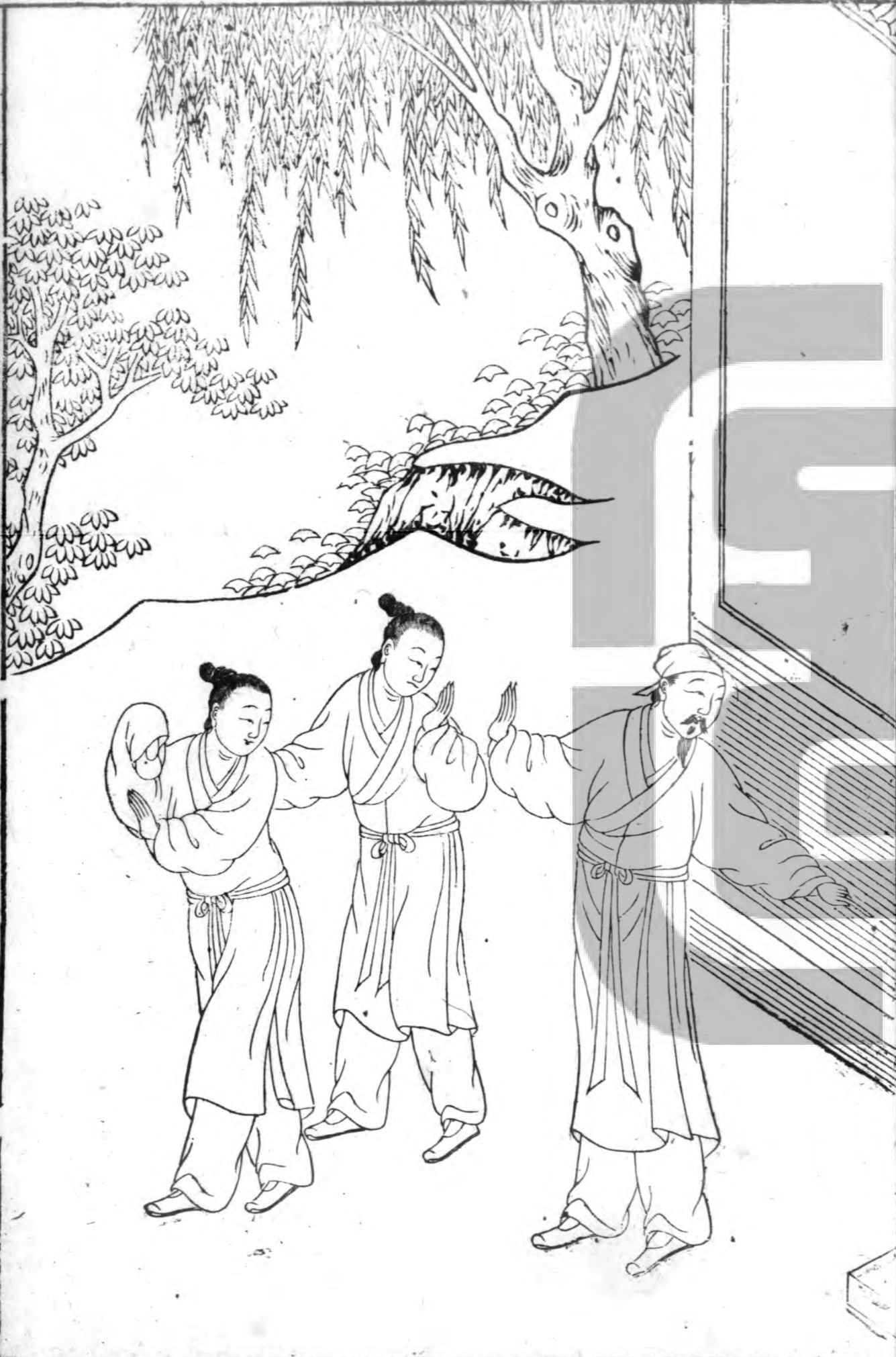


臯魚

臯魚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行聞哭聲甚悲  
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孔子辟車  
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  
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  
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  
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  
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  
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無無居士曰異哉臯魚之槁死何以得此聲  
于後世哉夫均以三失自責其所以最責者  
游諸侯以後親也彼事君雖間朝猶可登友  
誼雖薄交猶可締傷心哉親一沒雖欲如事  
君交友焉時難再矣故披褐道哭其於風樹  
之譬深有餘恨蓋詞罄神愴而情至魂馳立  
而槁也惟親馨咳其側斯可回矣三復為之  
於悵







殷陶

漢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于其親而智勇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無無居士曰楊氏之烏竇氏之蛇並以表異而殷陶之孝亦以蛇著夫蛇而祥歟妖歟俱不可知顧殷氏之用情何如爾陶而守禮歟雖妖亦祥陶而棄禮歟雖祥亦妖蛇無與也元亮以智勇贊之且列於庶人之孝其為殷氏之祥符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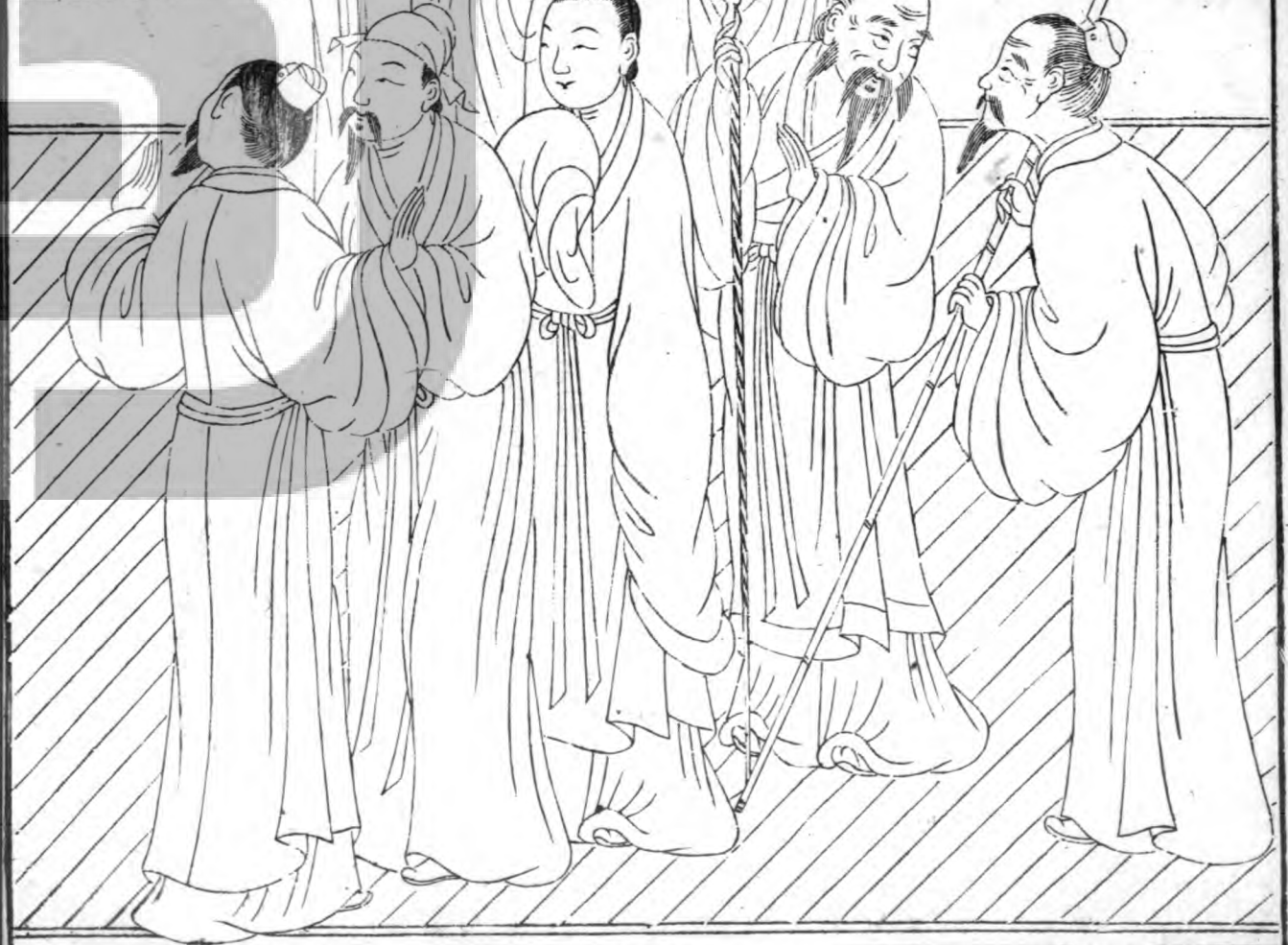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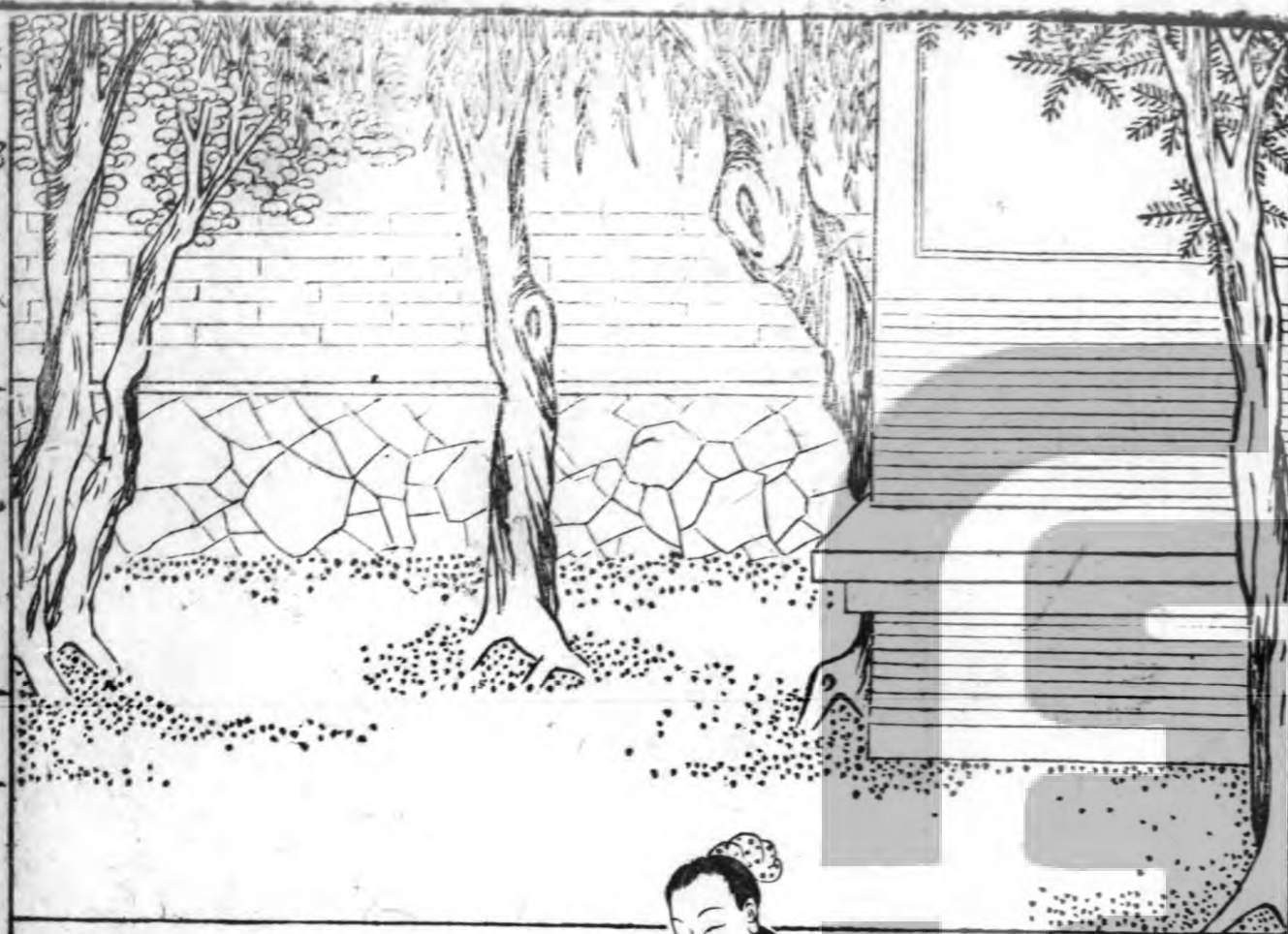


曹娥

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  
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婆  
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  
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經三日抱父屍  
出至元嘉元年縣長庾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  
為立碑焉

石士曰邯鄲之碑隱語之贊娥之孝著  
丁甲而著碑實有待于娥而彰  
二者均有聲於後史遷所以嘆夷齊得孔子  
而名益彰也前人有定論矣於茲何容吾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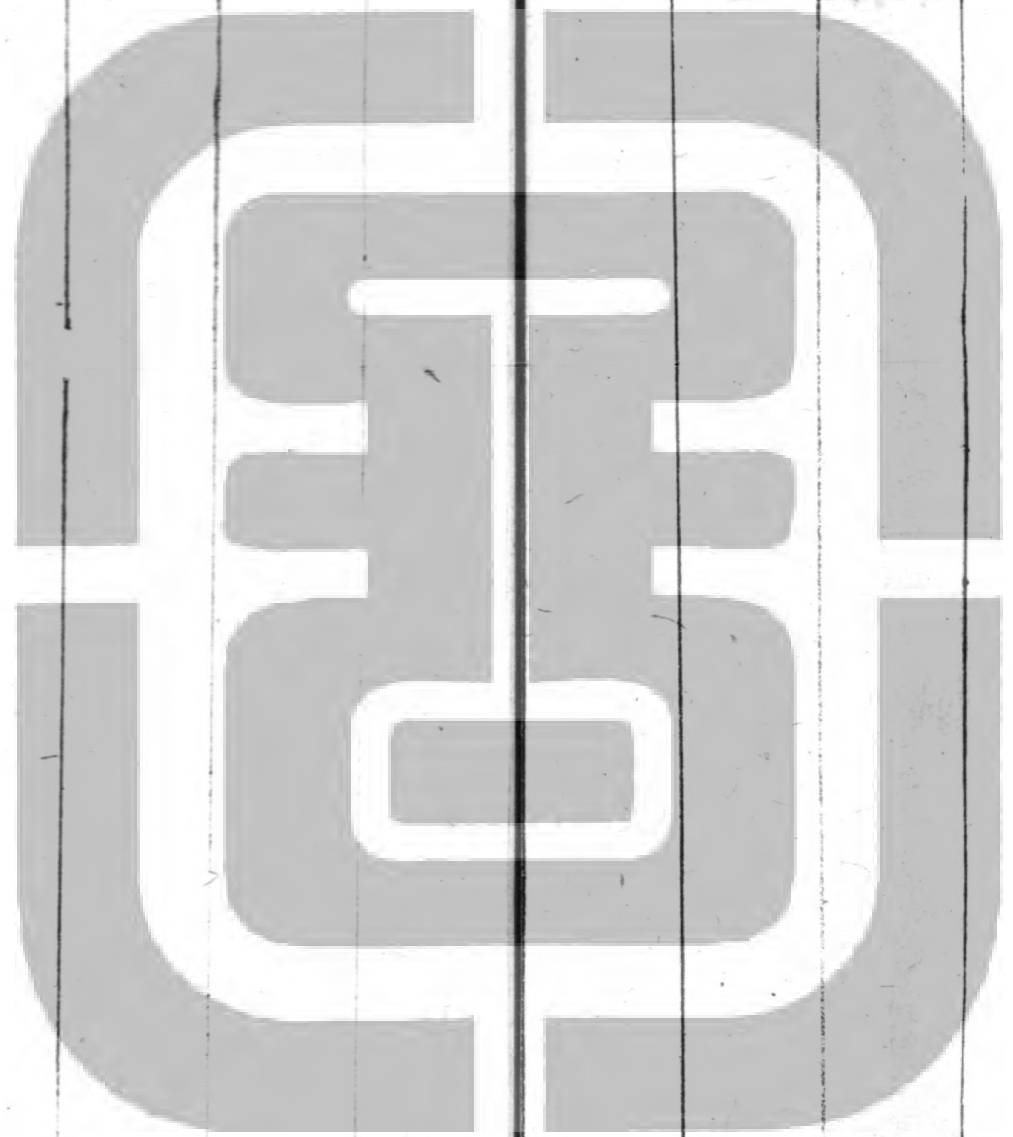
龐孝女

晉傳玄作秦女休行云龐氏有烈婦義聲馳雍  
梁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彊雖有男兄弟志  
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丹心為寸傷外若無意  
者內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怨家為平常匿劍  
藏白刃一奮尋身僵身首為之異處伏尸列肆  
旁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猛氣上干雲霓  
仇黨失守為披攘一市稱烈義觀者收淚並慨  
忼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  
父不幸遭禍殃今仇身已分裂雖死情益揚殺  
人當伏法義不苟活隳舊章縣令解印綬令我  
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  
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夫家同受其祚  
子子孫孫咸享其榮令我作歌吟咏高風激揚  
壯發悲且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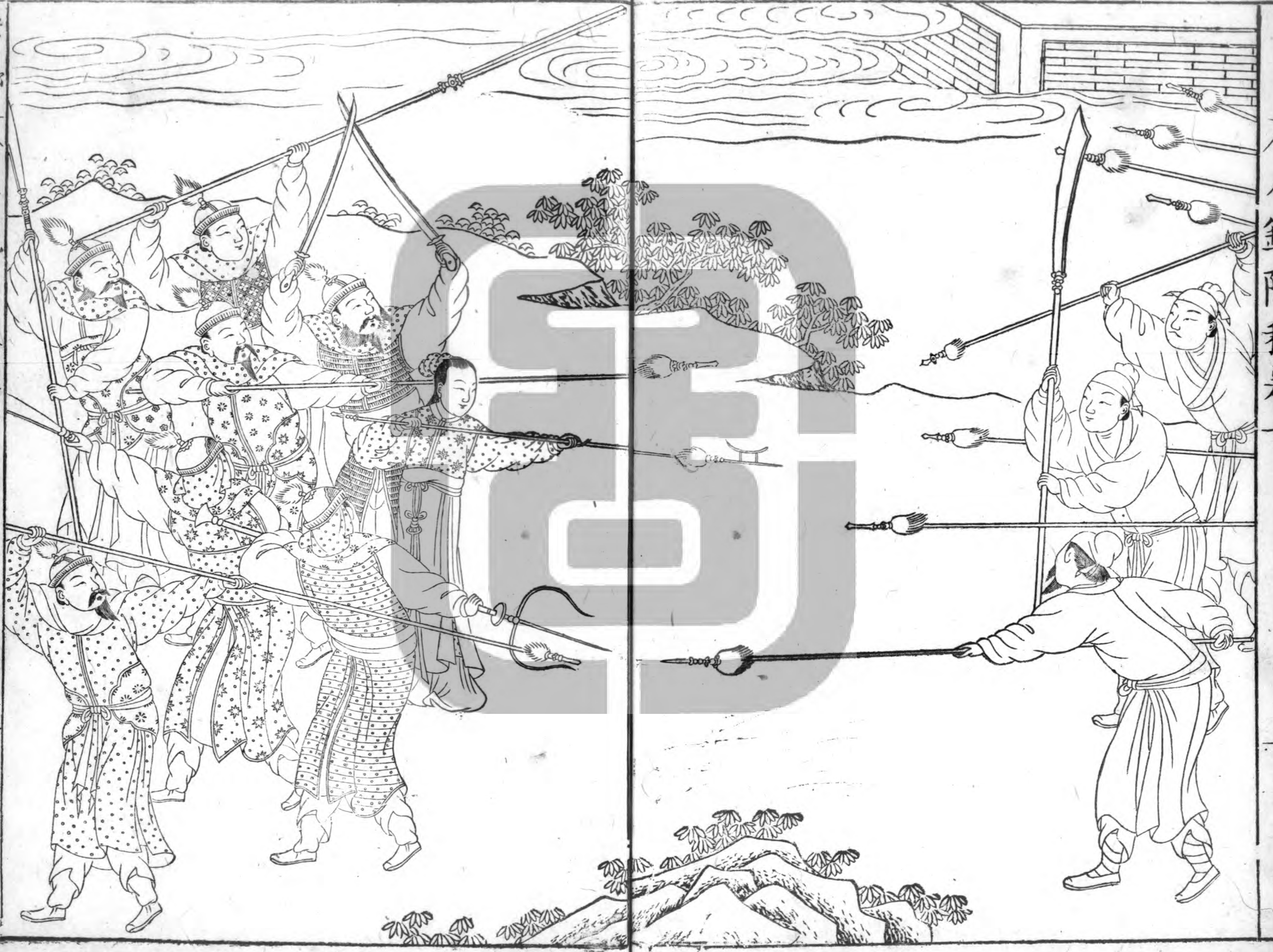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孝哉龐女余讀是行而覺烈誼  
之橫天也夫父仇不戴天此可以律丈夫事  
乃女子優為之殲怨家於都市而詣縣陳詞



凜凜秋霜皜日且不以忿激私心故紙三尺  
也女子能是其英風猛氣淺易水而隘軹井  
也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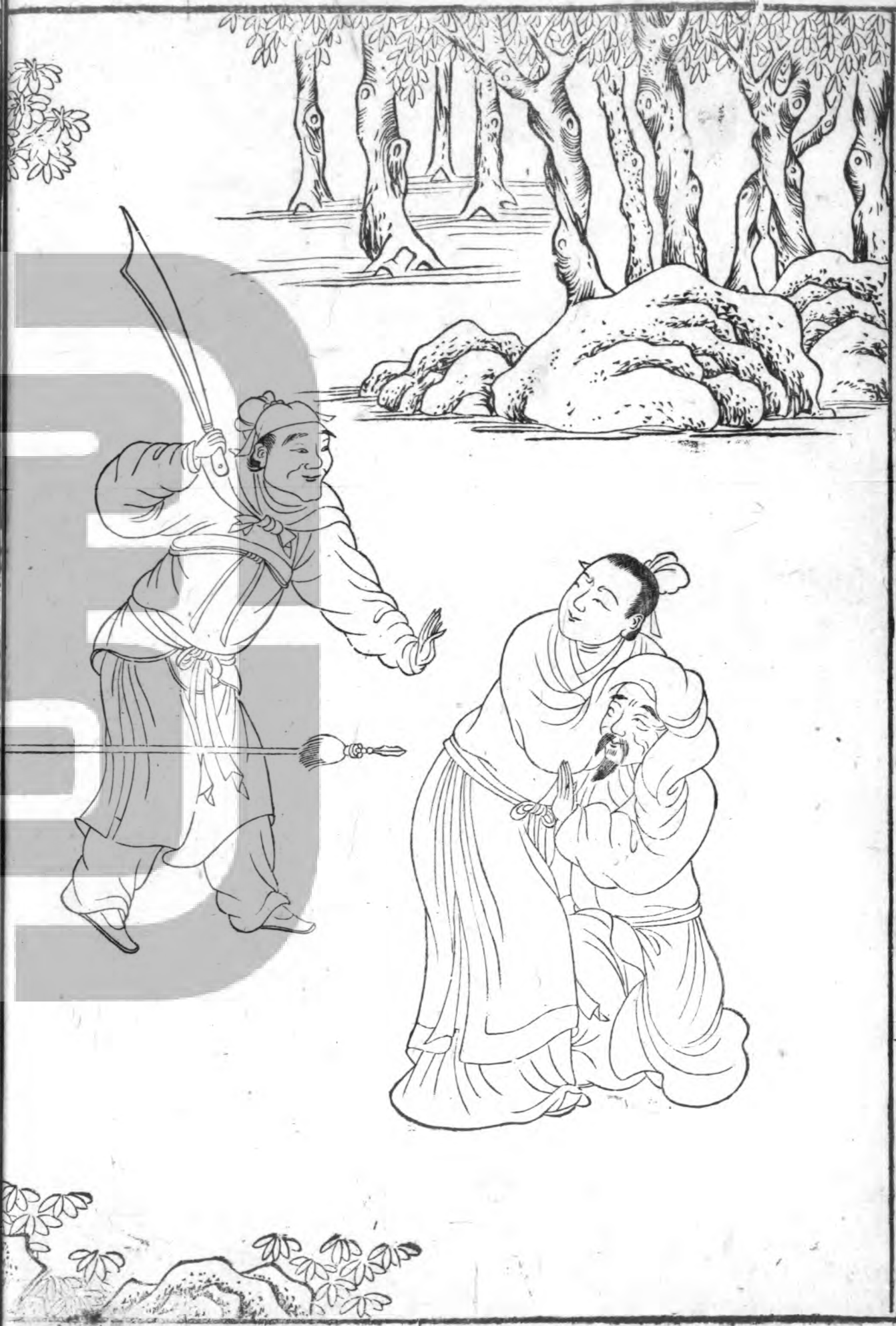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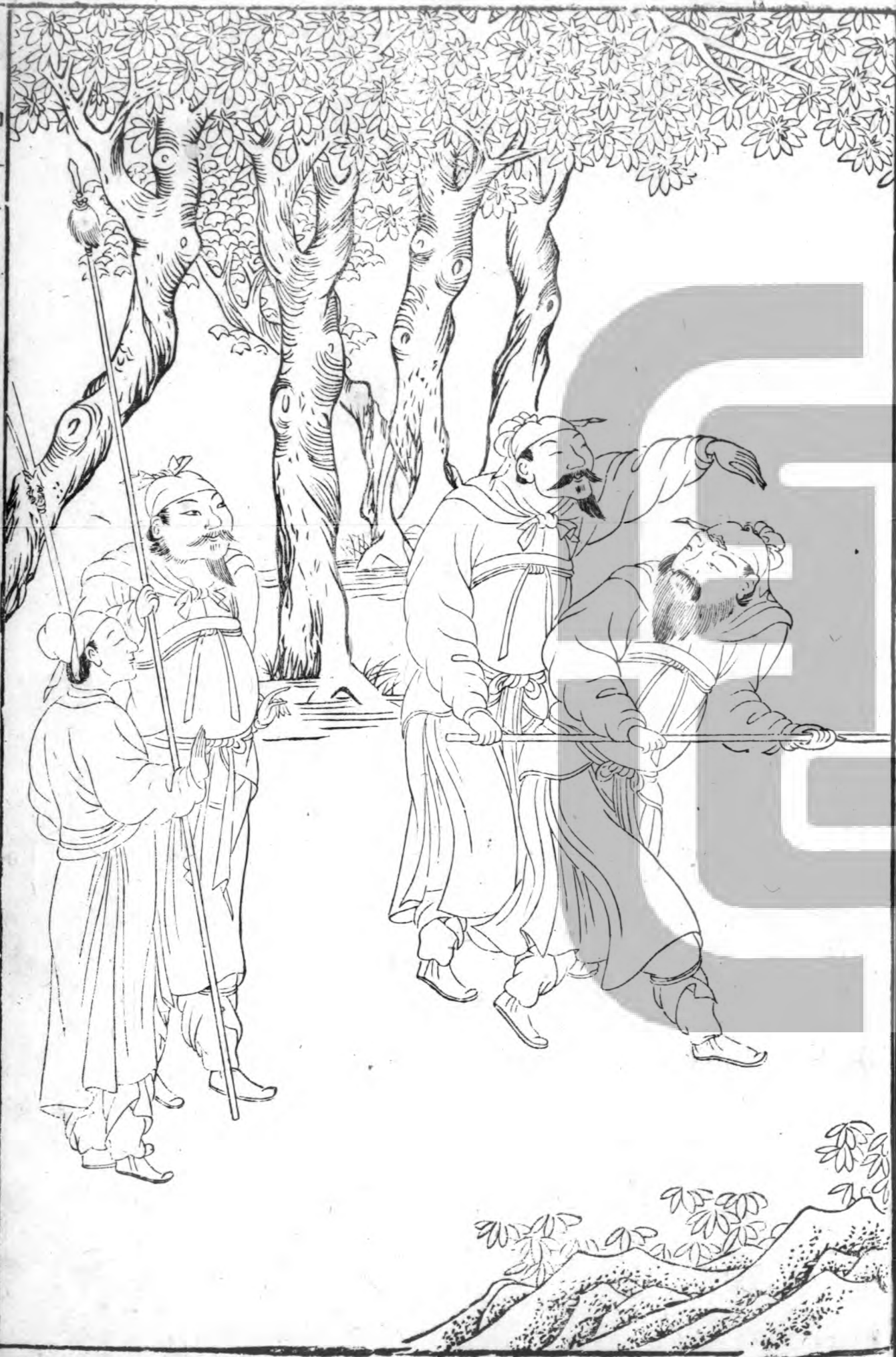


荀灌

晉荀灌崧之小女也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於故吏平南將石覽計無所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勵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遂向覽乞師又代書與南中郎將周訪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覽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無無居士曰女子能戰者彤管希見焉木蘭女之代父潘將軍之翼夫宜乎傳金柝而齊錦鑣也雄矣荀氏韜勁氣于深閨蘊果心于清署賊騎長圍軍聲四合乃突陣宵衝勇先士卒目中已無百萬熊羆氣矣又代書約結周訪即磨盾鼻高操檄者何以過之卒之襄城圍解名光史冊有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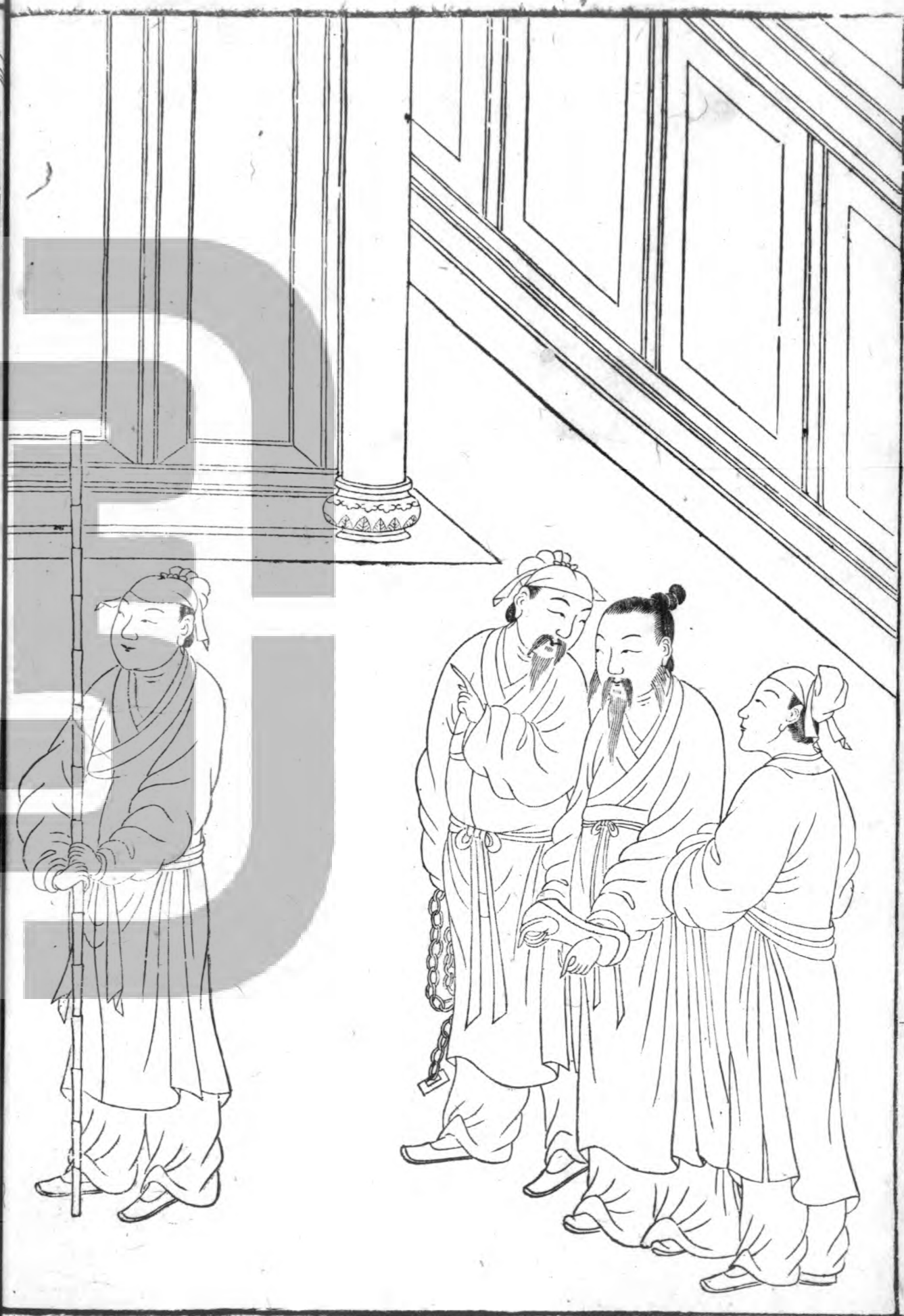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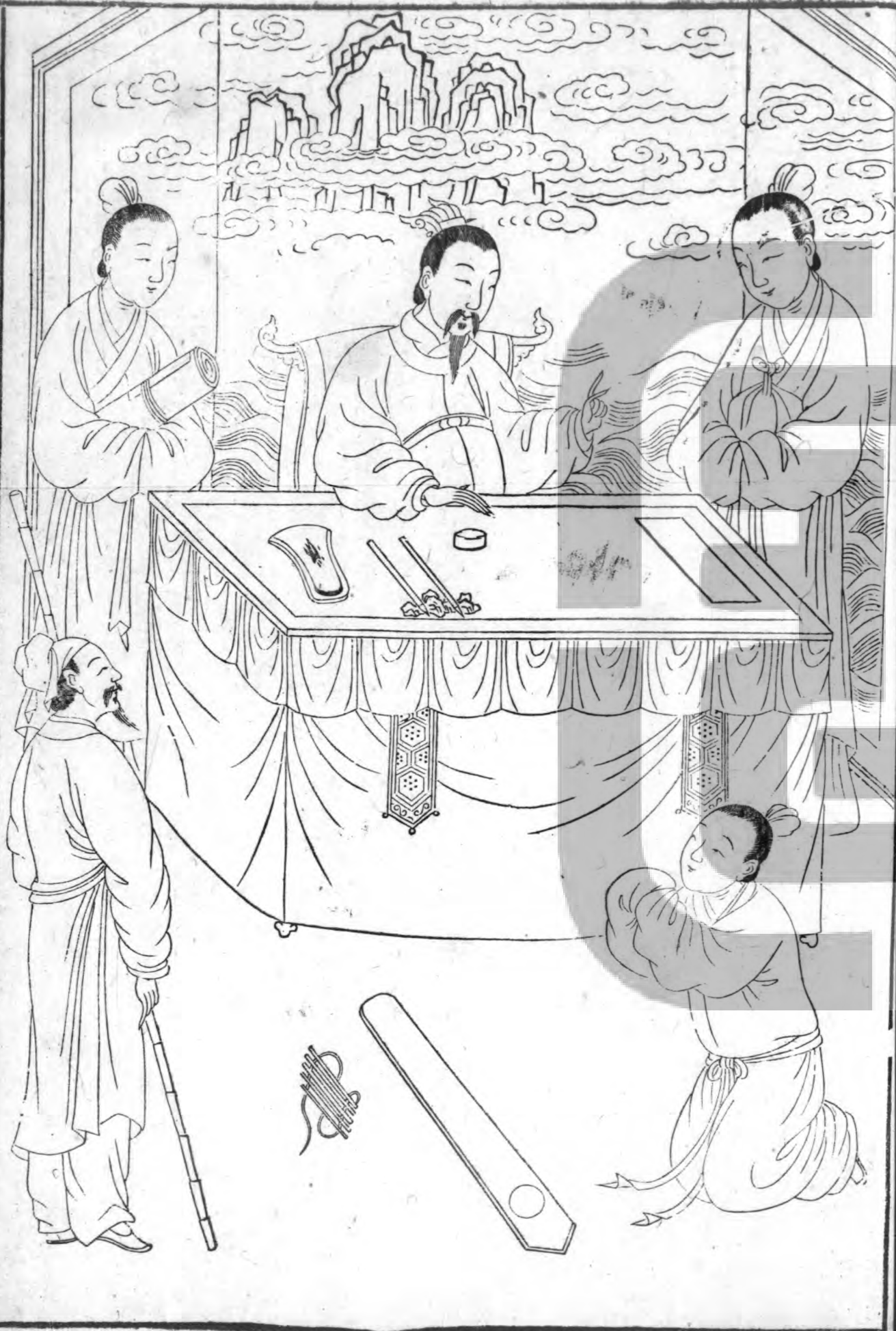
潘綜

六朝潘綜吳興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  
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  
驃語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  
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  
驃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我不去我不惜  
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  
頭面凡四創綜已悶絕有一賊從旁來語其衆  
曰此兒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賊乃

止父子並得免宋文帝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  
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無無居士曰孫恩之起番禺也三吳受慘極  
矣綜父子之獲免亦孝感哉夫父老遁遲賊  
勢轉逼子可去矣乃不去以全父父分死矣  
乃乞死以活兒兩情交迫各請所天綜抱父  
受刃儻已之天獲全即死且甘心矣卒之群  
賊之天亦動幸而得俱免也是豈天幸哉孝  
之至也







吉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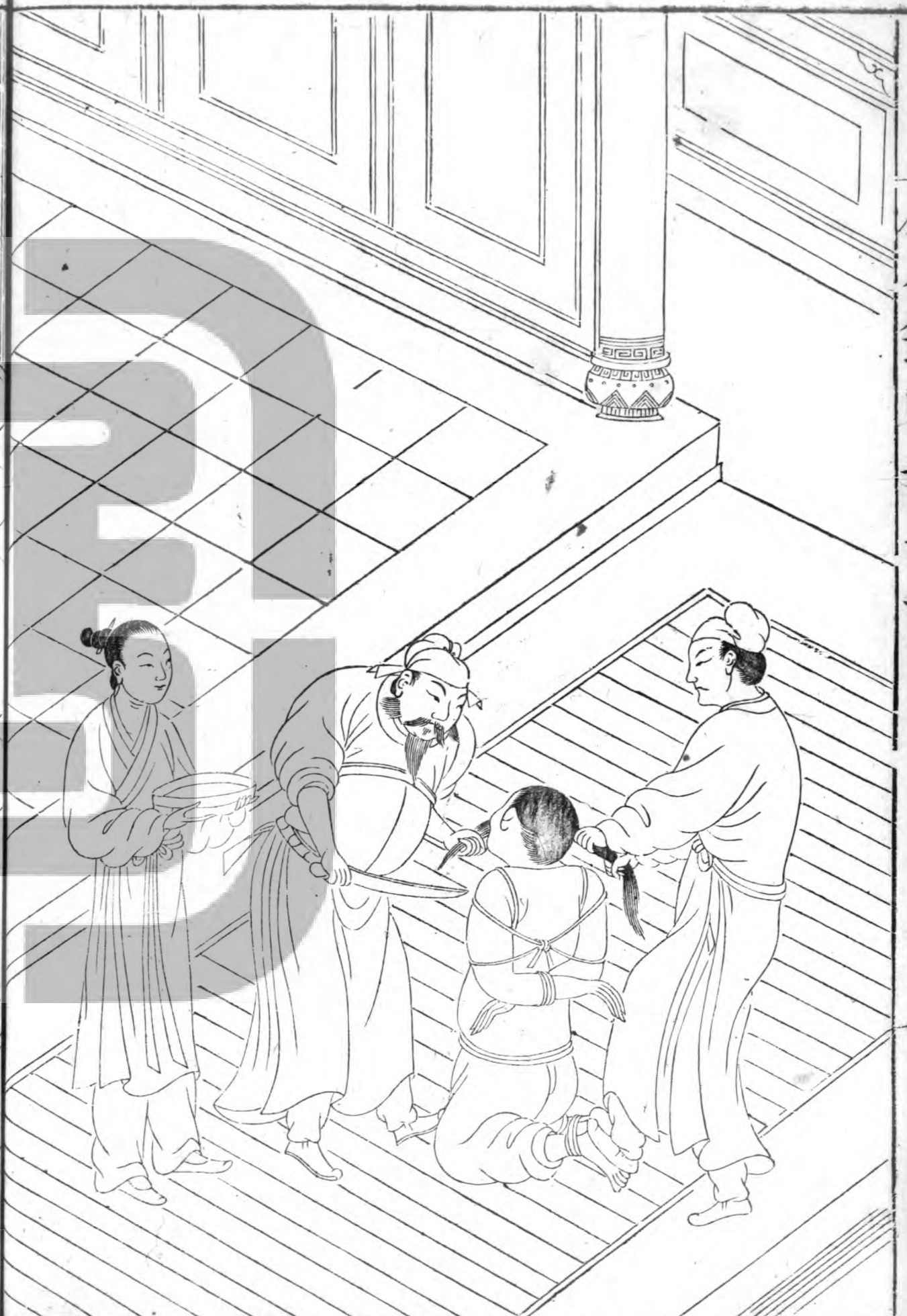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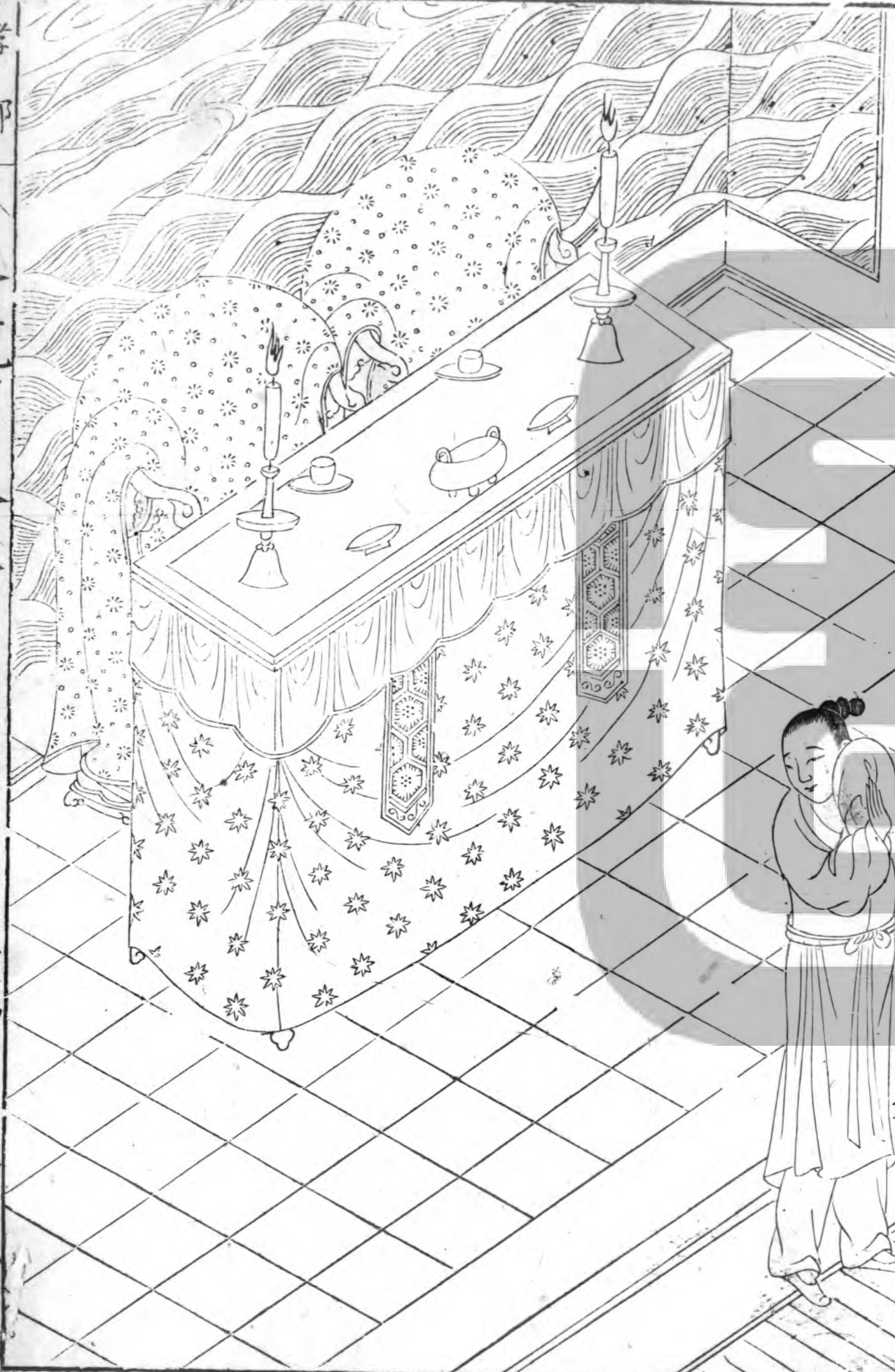
梁吉翀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幼有孝性梁天監初父為吳興原縣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翀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見者皆為隕涕父理雖清白而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翀乃搗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嘉異之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嚴加脅誘取其疑實廷尉盛陳徽纒厲色問曰爾來代父死勅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否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稚惟囚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耶廷尉知不可撓乃更和顏語之曰主上知爾父無罪行當釋免翀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廷尉矜之命脫二械更令着一小者翀弗聽曰翀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廷尉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欲舉充



純孝。玠曰：父辱子死，夫道固然。若玠覩面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質、揚州中正張亥連名薦玠孝行，純至明通易道，勅太常旌舉。

無。無居士曰：吉彥霄可稱賢人君子云。夫迫於情者，不惧法以苟活；閑於禮者，不博名以求高。顧趨情則易而守禮則難，惟君子能辯之仁哉！梁孝始疑非實，而曲以探情，既焉得情而亟為末減，孝子之情已遂矣，乃恥舉純孝，不忍因父以買名，非深于禮教者，誰則拒之霄空海冥，俯仰無愧，知娛親而已矣。遑計其他，余故曰：賢人君子也。





孝部

竟陽火卷一

二十四

環翠堂



張葺英

五代張葺英舉族為賊孫居道所害葺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德鈞訊之釋不問就補牙職葺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為關南都巡檢使微服携鐵搗匿伺其出擊之仆地齧其耳噉之遂禽歸設父母位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鬻其肉經三日剗其心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為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讐張孝子

無無居士曰父母之讐不同天惟死於執法之吏者不得讐讐之是讐天子之法也若張葺英之報讐直賊爾噉胸折脛剗其肉而寢處其皮苟得甘心焉無不可者若法律殺人者死豈在茲限凡為治者宜赦之矧燕薊慷慨之士出乎性哉







詹惠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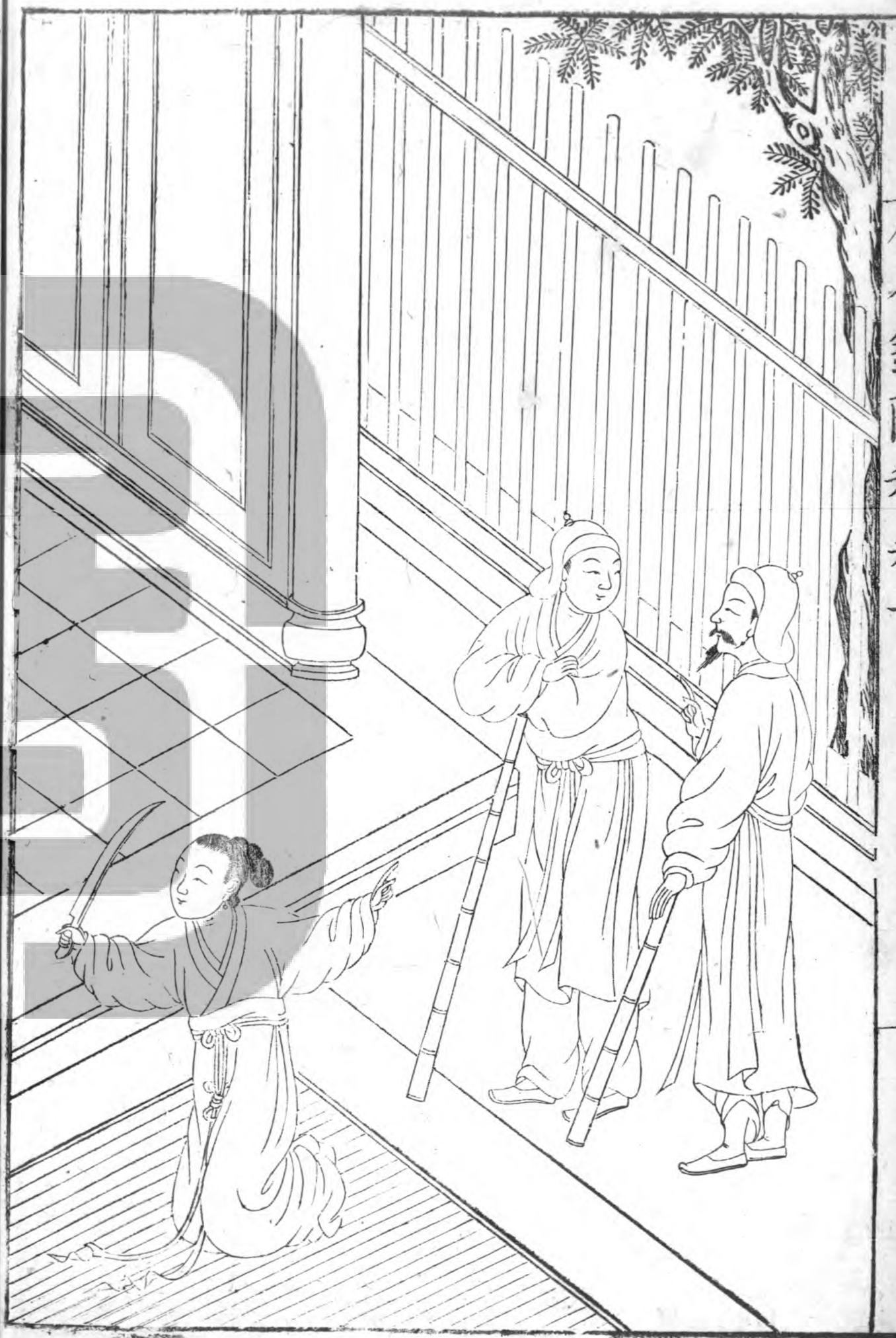
宋詹惠明以字行名李清婺源人紹興九年因父直醉歐殺隣人妻姚氏法當死時惠明不在家既知乃詣里正及縣乞以身代不聽獄既具持牒訴郡言無以報罔極之恩幸有兩弟可以養母乞代父受極刑齧指出血詞甚哀切太守曾天游侍郎告以無此法哭拜不止凡五訴不見省方盛夏坐府門外以大艾灼頂至數十曾公適禱雨自外歸見之惻然使以狀來白無為自苦明日立庭下曾閱狀未竟忽割左耳擲廳事洒血淋漓一府大驚曾為草奏而繫之獄以竢報父見而罵曰我年已老殺人償命自是本分汝有妻子何得如是及報下詔減父罪一等而釋惠明斷勅之至官吏欲驗誠偽詒以得請擁之入市惠明色無悔怖呼曰養子代老積穀防飢代父償命畱名萬世至市曹始宣恩旨人咸嘆其孝誠時年二十有二

無無居士曰人誰不死死父則孝而孝死者



實難夫子之體親之遺也不幸而父犯大辟  
則凡可以輸身者皆弗計也故惠明之陳情  
指可齧則齧頂可灼則灼耳可割則割此身  
且不有矣何計餘枝耶以故聽獄者矜其情  
乃更爰書為奏請其哀之者深矣竟也刀未  
下而赦書下焉其誠也可驗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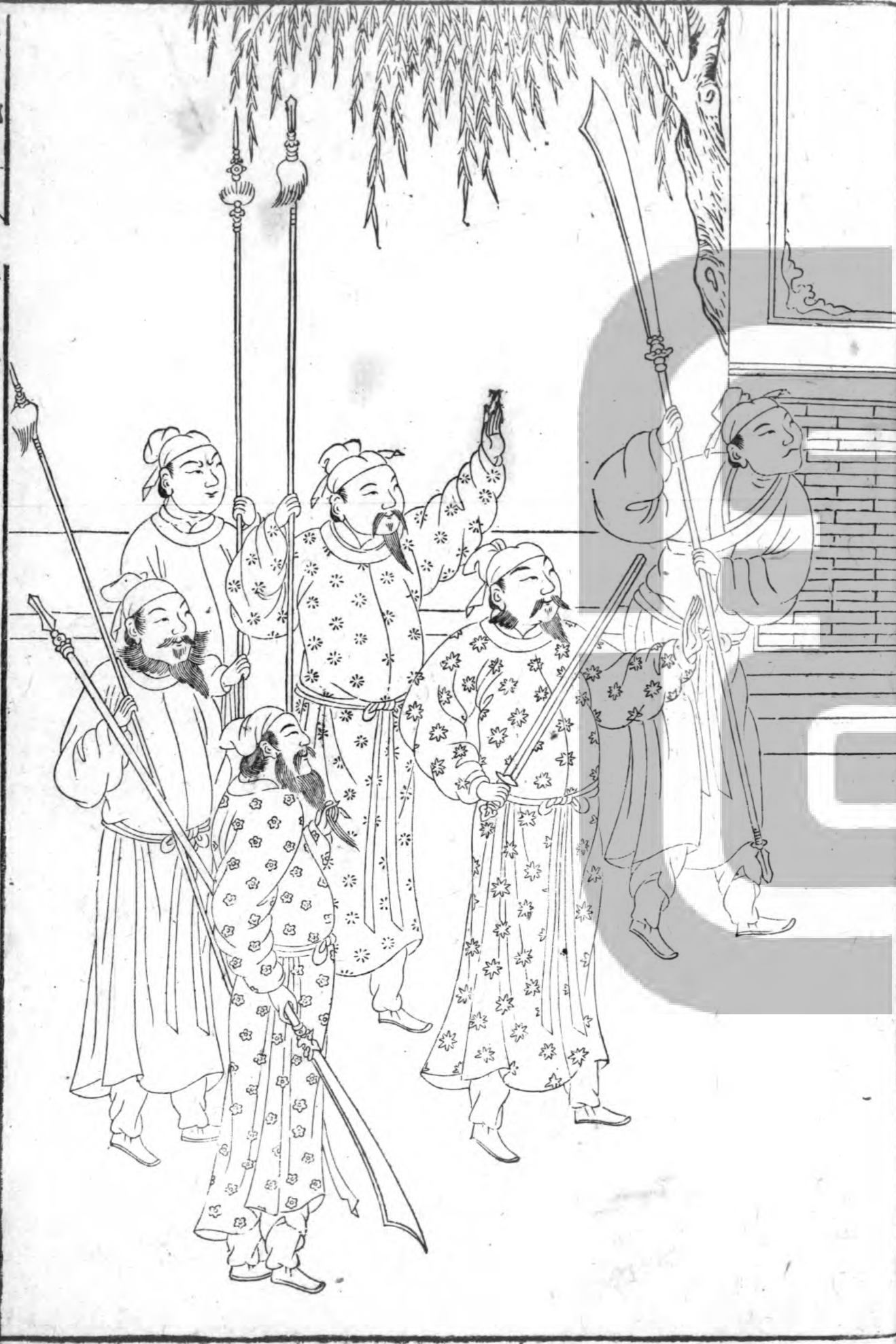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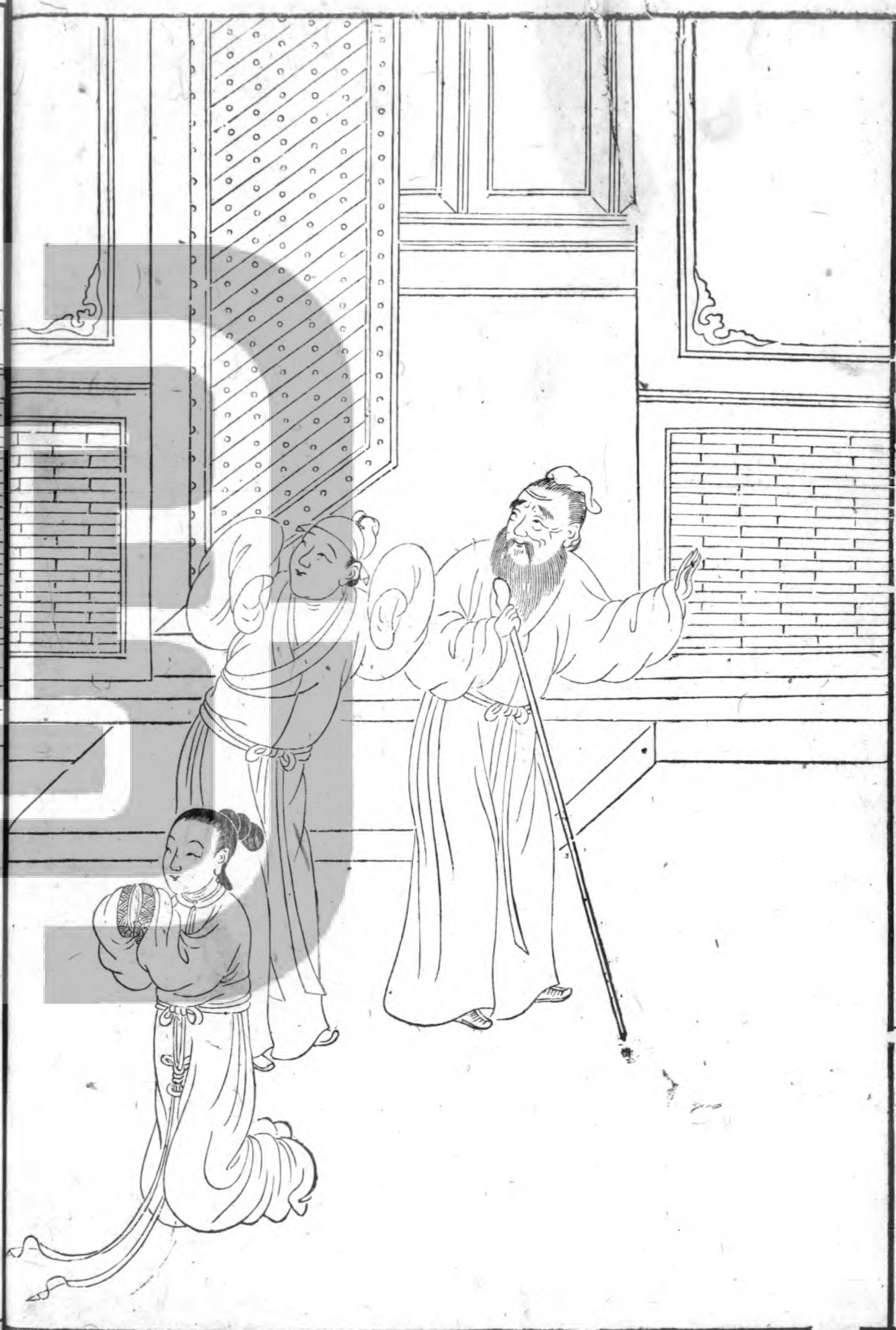


趙氏女

宋趙氏女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疾物故娥陰懷感情潛備刀兵常推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喜義之欲解印綬令亡去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治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

無無居士曰古今孝女能推及仇人者指不一二數孝矣趙娥豈惟指忿抑且伸憲觀其詣縣自陳凜凜剛風痛心快意交發必欲含笑歸地下焉即良吏欲寬之而不可得者秦女休不得擅美於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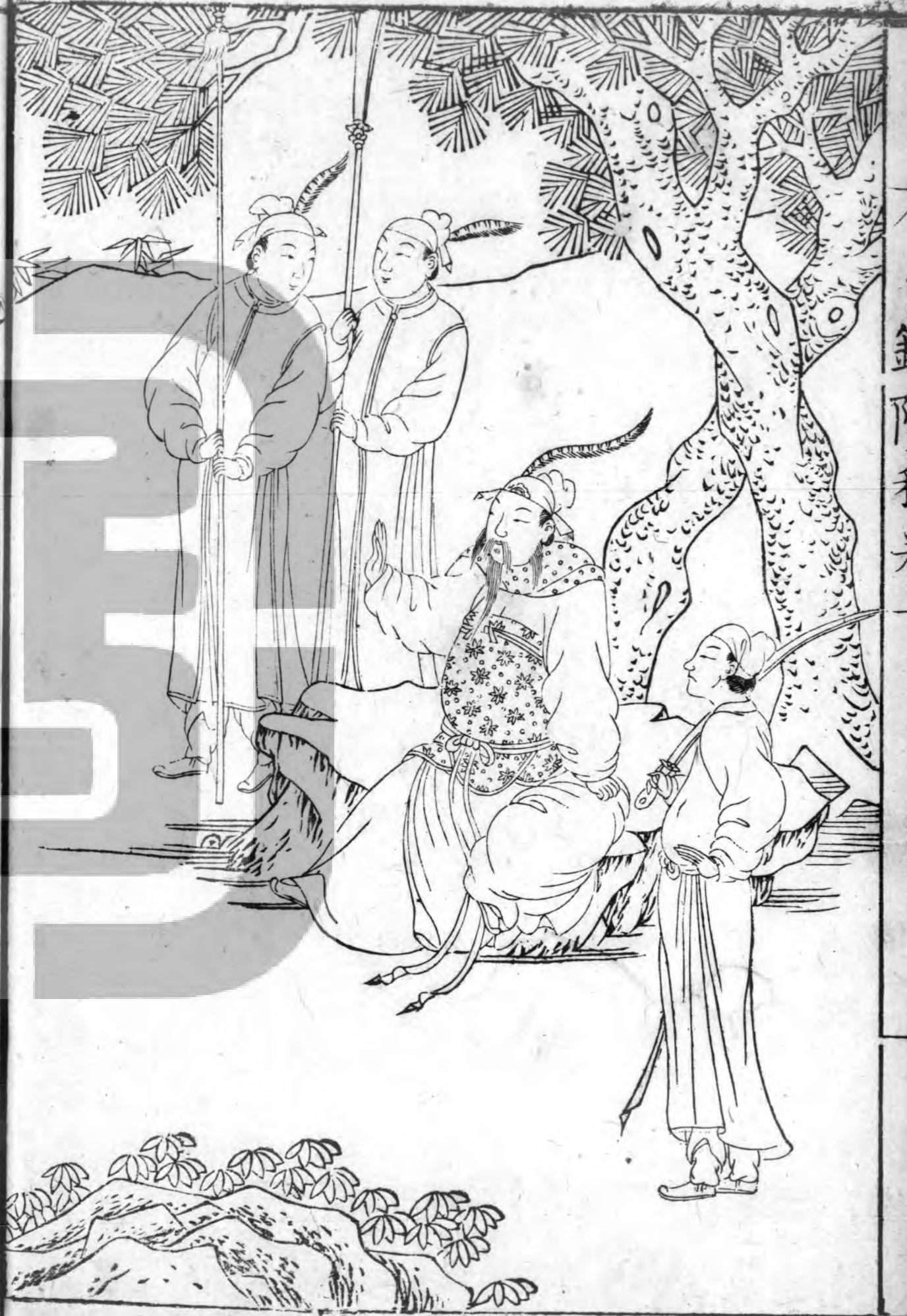
詹孝女

宋蕪湖詹氏女姿貌甚美母早亡父老而貧以六經教授鄉里稱為詹先生女與兄事之甚謹間售女工以自給手抄烈女傳每暮夜必熟讀數四而後寢雖大寒暑不廢紹興初淮寇一窠蜂張遇自池陽來犯縣縣人皆竄其父泣謂女曰吾老矣死固無恨柰爾何女曰我父獨何憂我計久已決今日豈得俱生耶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乃將下女趨而前拜曰吾父貧且老殺之何為觀將軍意不在金帛妾雖醜陋願奉巾櫛以贖父兄之命不然將併命於此無益也賊則舍之父兄皆得脫女麾令亟去曰無相念善自保我得為將軍妻無憾矣遂隨賊行數里過東市橋即躍入水而死賊歎愕不已女時年十七後數日其從兄夜夢女來別曰幸活吾父兄吾已死故與兄訣既旦兄慘慘不懌妻怪問之具以夢告大驚曰我亦夢來如平生亟相別去明日始知其果死



無無居士曰女子於倉卒危殆之際智足以  
脫禍勇足以明節非天分之賦厚必觀感之  
功深也詹氏女以父兄故詭隨於賊計其遁  
遠即以死繼之其詭隨者其剛勁也是心也  
不惟賊不知雖父兄亦不知矣比其見夢而  
後審焉信得於烈女傳者多也視彼賣胭脂  
于馬前者豈不糞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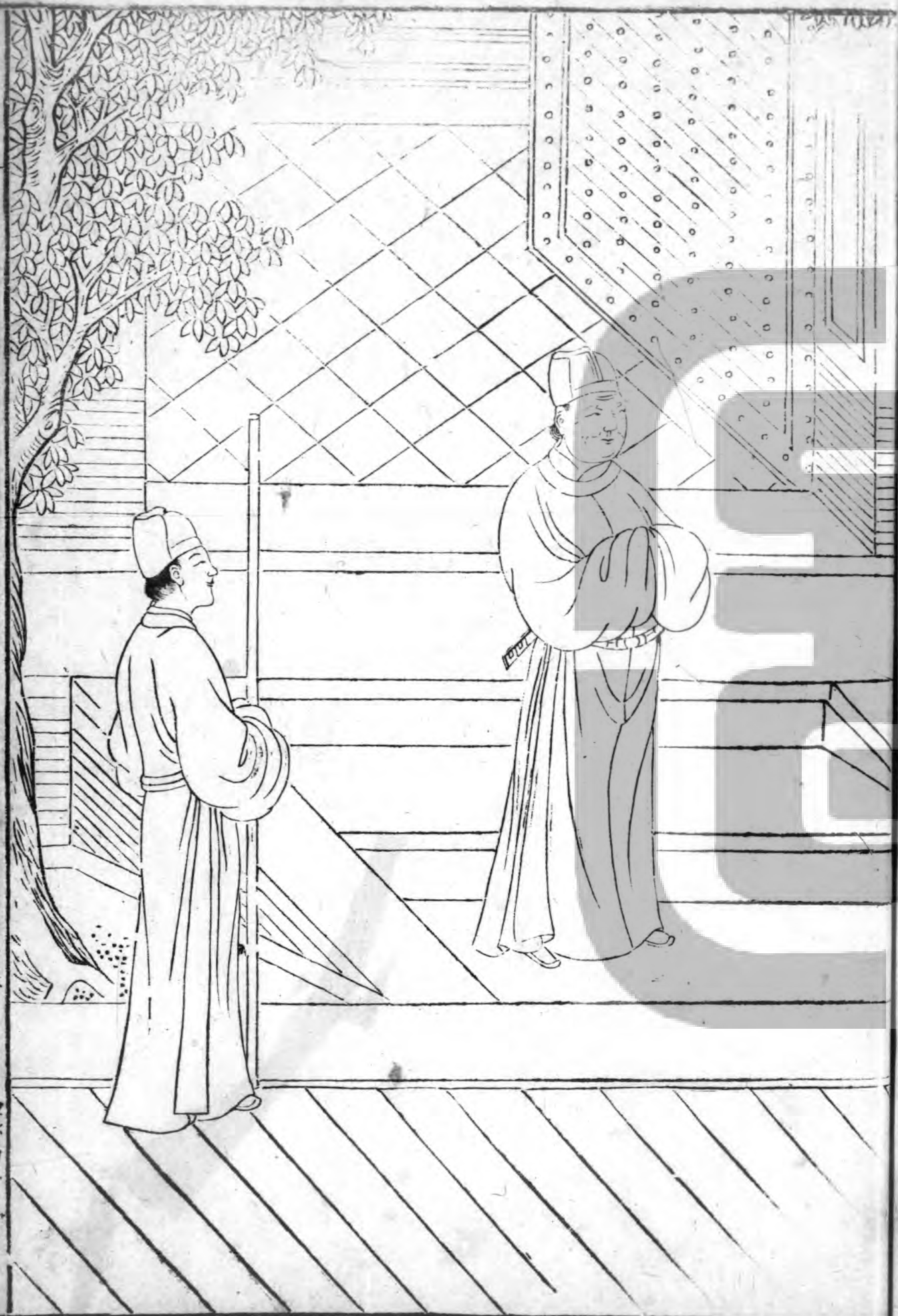


鮑壽孫

宋鮑壽孫字子壽徽州歙人宋末盜起里中壽  
孫與父宗巖避地山谷間其父為賊所得束縛  
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  
矣僅一子若見殺宗祀絕矣吾寧自死賊兩釋  
之

無無居士曰鮑氏之慈孝為宗祊也夫賊縛  
其父未嘗要其子而子輟出身以代之其父  
念及宗祀不欲死其子求自死以全之竟獲  
俱生其於慈孝之道昭矣







危貞昉

皇明危貞昉字孟陽臨海人事親以孝聞其父  
孝先洪武辛亥進士再遷陵川丞坐法謫後江  
浦縣貞昉時為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  
代之守以其名隸學藉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  
曰人孰無父哉柰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  
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  
陵川丞孝先不幸維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  
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  
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  
天之恨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  
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  
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  
衣欣然就役以質體尪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  
月病卒聞者皆悲之

無無居士曰危孟陽疏代親役豈徒寬父力  
於胼胝抑亦慰祖母於晨昏蓋謫役久羈則  
倚閭之望切親闈岑寂則瞻祀之情悽孟陽



一代而二者交免信用情者無有所隆矣何  
天不佑而以厄羸歿又何慰重堂之心哉噫

